

父 亲

亚·列·托尔斯泰 著

秦得儒 马逸若 译

许贤绪 柳光青

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次

第三十八章	“往哪一方面走”	1
第三十九章	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	21
第四十章	“要向上帝忏悔,不要害怕人们”	36
第四十一章	“直线”	44
第四十二章	托尔斯泰的声望在增高	53
第四十三章	“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 给谁,谁才能领受。”	69
第四十四章	放弃财产	83
第四十五章	饥荒	94
第四十六章	天国在您心中	117
第四十七章	两个世界	133
第四十八章	“为什么?”	148
第四十九章	迫害	160
第五十章	“上帝啊,帮助我吧!”	177
第五十一章	“奖赏”和良心攸关的事业	198
第五十二章	“显然应当这样”	213
第五十三章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	229
	《复活》——为否认证教仪式的教派 信徒而写	
第五十四章	家庭的不幸	241

第五十五章	想写剧本	• 246
第五十六章	革除教籍	• 255
第五十七章	“老人家开始呻吟”	• 268
第五十八章	“应该侍奉的只是上帝”	• 286
第五十九章	对日战争	• 297
第六十章	一九〇五年革命	• 309
第六十一章	显示	• 320
第六十二章	托尔斯泰主义和……乡村警察	• 335
第六十三章	《我不能沉默》 庆祝生日	• 347
第六十四章	“精神越来越痛苦……”	• 365
第六十五章	新的考验	• 376
第六十六章	离别	• 389
第六十七章	最大的快乐	• 401
第六十八章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最后一个月	• 422
第六十九章	“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民……”	• 438
参 考 书 目		• 461
译后记		• 469

第三十八章

“往哪一方面走”

一八八三年秋，托尔斯泰认识了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特科夫。

切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家庭。只要看一看这个漂亮的、身材匀称的人，他那傲慢地昂起的头颅，巨大的、凸出的、冷冰冰的眼睛，微微隆起的鼻梁，就可以立刻明白，他是多么受到命运的宠爱，多么习惯于高踞在众人之上。当切尔特科夫身穿近卫骑兵团漂亮的制服出现在宫廷舞会上的时候，太太小姐们都为他而神魂颠倒，切尔特科夫越是对她们冷淡，他取得的胜利就越大。据说，沙皇家族中的一个女人在一次宫廷舞会上走到他的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想和他跳华尔兹舞。切尔特科夫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说，他不会跳。这是骇人听闻的狂妄行为，宫廷官员们大惊失色，而上流社会的长舌妇则兴高采烈地互相传颂着这个青年军官的大胆举动。

切尔特科夫很俏皮。他能以一本正经的样子讲笑话、开玩笑，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而他自己却不动声色。他的法语和德语都说得非常好，英语说得和真正的英国人一模一样，带着浓重的大不列颠口音，但是他象许多用西欧语言教养长大的贵族一样，俄语说得不好，有明显的~~俄~~外国腔。

一八七九年切尔特科夫想退伍，但他的父亲，格里戈里·伊

万诺维奇不同意，他是个在宫廷里服务了一辈子的人，先是充当尼古拉一世的侍从武官，后来当上了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副官长，他盼望儿子能在宫廷里飞黄腾达，劝说儿子请假到英国去一年。切尔特科夫从小就认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常常随便地到切尔特科夫母亲处作客，所以皇帝被刺杀使他受到很大震动。然而，尽管他父亲反对，切尔特科夫最终还是在 一八八一年退了伍，并且决定根本改变自己的生活。

切尔特科夫的母亲是个非常聪明、懂事和美丽的女人，她对儿子有很大的影响。她的家庭与十二月党人有密切关系。她的叔父，扎哈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车尔尼雪夫，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切尔特科夫母亲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姑母嫁给了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他是一个著名的十二月党人，曾被判处死刑，但被赦免，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的妹妹嫁给一个有钱的地主、近卫重骑兵团退伍上校 A. B. 帕什科夫。一八七四年，帕什科夫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列德斯托克爵士，被他的教义迷住了（用信仰拯救罪恶，信仰赎罪，信仰耶稣为人们所流的血），结果他放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献身于宣传列德斯托克的教义，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教派，并被称为“帕什科夫派”。切尔特科夫的母亲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就是一个帕什科夫派的坚定的追随者。所以，对年轻的切尔特科夫来说，越出专制主义和东正教框框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赌博，酗酒，女人，所有构成彼得堡时髦青年的生活兴趣的一切，都使切尔特科夫感到厌倦了。他象托尔斯泰一样，开始探索生活的意义及其目的。他离开彼得堡到了自己在沃龙涅什

省^①的领地，准备尽可能地帮助农民。他在自己的朋友P. A. 皮萨列夫家里遇见了图拉地区法院的检察官尼·瓦·达维多夫，达维多夫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常客，切尔特科夫从他那儿了解到自己的观点与托尔斯泰的观点相近。他非常高兴，很快就到莫斯科去见托尔斯泰。

对托尔斯泰来说，和切尔特科夫相见是件很愉快的事。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发现，彼此的观点没有重大的分歧。切尔特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和托尔斯泰初次相识的情景。

他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对兵役持有与我完全相同的观点的人。我向他提出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问题，他作为回答向我朗读了放在桌上的手稿《我的信仰是什么》中的一段从基督的观点根本反对兵役的话，这时，我心里感到多么快乐啊……”¹

“就我所知，他也认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志同道合者。”切尔特科夫这样说是错了，因为托尔斯泰早已在农民休塔耶夫，尼·尼·格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第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而切尔特科夫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传播托尔斯泰著作的人。

那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格在与托尔斯泰认识一年之后，已经成了托尔斯泰家的自己人了，这种亲近程度是托尔斯泰为他打破常例的结果，这是过去最亲近的人中间谁也没有享受过的。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书房是十分特别的：在房子最远的角落里，天花板很低，可以用手摸到。柔软的、包着黑色漆布的家具——一张沙发，宽大的安乐椅，靠窗放着的一张有三面雕花框板的大写字台。书房里很安静，听不到城市的噪音，窗外

① 沃龙涅什省位于今苏联欧洲部分的中央地带，在顿河流域。

是花园，孩子们的吵闹和家里的忙碌也与这里隔绝了。

托尔斯泰习惯地微微颤动着、掀起自己的嘴唇，在写论文《我的信仰是什么》。格“爷爷”轻轻地、唯恐惊动自己的朋友，带着调色板和颜料，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房。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各自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格所画的肖像几乎是过去所有托尔斯泰肖像中最好的一幅。他的姿态、低垂着的头，甚至画得惟妙惟肖的握着笔的右手，都体现出托尔斯泰思想的高度集中。

尽管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论文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了，但它们还是在俄国广泛传播开了，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也在不断增加。他的一篇文章的抄本传入了一家为贵族女子开设的、极端保皇和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尼古拉耶夫斯基学校，被两位女学监得到了，她们是奥莉加·阿列克谢耶夫娜·巴尔舍娃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施密特。文章对两位女士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决定要读到托尔斯泰论宗教的所有作品，因此就立即来到托尔斯泰家里，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四种福音书的译文和研究性文章。

塔吉雅娜·列沃夫娜·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托尔斯泰“亲切地接见了女学监，和她们谈得很好，她们立刻就感觉到他是个亲切可爱的人。”

“从那时起，”她继续写道，“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奥莉加·阿列克谢耶夫娜开始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她们被我们称为‘爸爸的女学监’。大家都亲切友好地对待她们。”²

在学校和城市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女学监，不了解农村，不会做工。但是她们的心里燃烧着昂扬的激情。她们抛弃了自己在城里的全部财产，带着数目不大的积蓄，到高加索去了。途

中，她们的钱全部被偷，但她们很快就想开了。她们力求做到平民化，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着，钱对她们是不需要的。“上帝向我们扫了一眼，”玛·亚·施密特后来曾经说过，“他使我们失去了钱，失去了诱惑的根源。”奥莉加·阿列克谢耶夫娜经受不住艰苦的生活，死去了，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在女伴死后继续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难以理解父母亲的复杂的感情。父亲的新朋友有时会引起他们善意的嘲笑。青年人想要过轻松自在的生活，象大家一样……但是当他们到外面去寻找作乐时，他们不能不感觉到父亲的不满。这使他们感到难受，但情况又各不相同。

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的冬天，塔尼娅参加社交活动了。她二十岁。在家里大家都尊重她的意见并且爱她。当父母亲相互争吵时，塔尼娅总是尽可能地劝他们平静下来，安慰他们，当兄弟们向母亲发脾气时，她指责他们，他们就听从她。弟妹们都亲近她。伊里亚为有这样的姐姐而自豪，他对姐姐十分欣赏，她的意见对他来说决非无关紧要的。甚至已经二十一岁的大哥谢尔盖也承认塔尼娅的威信。谢尔盖诚实而直爽。他喜欢说出赤裸裸的真话，即使这种真话接近于粗暴，他也不顾。而塔尼娅则害怕使人受委屈，所以讲话总是避免生硬。谢尔盖是个好学生，他到大学里去听课，钢琴弹得很好，一直酷爱音乐。塔尼娅喜爱美术，在绘画雕塑学校里顺利地年年升级，她有一种能抓住相似之处的特殊天赋，格爷爷乐意帮助她，给她以技术上的指点。塔尼娅爱大家，自己也令人爱慕，她不怕表露自己的感情，同样热烈地爱着父亲和母亲。谢尔盖就不那么容易与人接近，他感情含蓄，羞于显露，但接近他的人，爱他的人都知道，在这个

肩膀宽阔的、不漂亮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人的生硬外表下面，隐藏着善良的、常常是温柔的感情。如果有时候谢尔盖不能掩盖自己的激动，让人看到了他的夹鼻眼镜下面的近视眼里转动着强忍住的泪水，他就对自己的“多愁善感”发怒，并且把火气发泄到别人身上。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名作家的妻子，美丽的、也还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在上流社会一出现，立刻就引起了莫斯科社交界的注意。她们到处受到邀请。无论是在上流社会中，还是在学校里，到处都有人追求塔尼娅。父亲不赞成她的空虚生活，怀着不安和敌视的态度对追求她的人加以白眼。母亲则为她的成就感到高兴，并且为自己的爱女注意物色好的对象。塔尼娅并不美，但她很讨人欢喜。脸部美好的肤色，明亮的棕色眼睛，短短的、好象被截去一段的、热情洋溢的鼻子，鬈曲的栗色头发，亭亭玉立的身材——这一切都与她的内在本质，天赋的才华、机智和乐观愉快的性格十分协调。塔尼娅是那些受上帝恩宠而才貌双全的人之一。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喜欢她。在上流社会里她以自己的懂分寸，善于控制自己，机智和乐观而令人折服；而普通人则喜欢她的善良和平易近人的态度。

“你现在一定在准备去参加舞会。我很可怜你和塔尼娅，”³——托尔斯泰于一八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妻子，这一时期他到那里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而在同一天，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也写信给丈夫：

“今天我和塔尼娅睡到午后一点钟才起床，她睡在我处。昨天的舞会很好，我们适可而止，四点多钟就准备好回家了。但是没有马车，不得不等到五点多。真恼火！否则我们就一点不会

觉得疲劳了。多尔戈鲁科夫也在那里，他又苦苦请求我们今天到他家去参加舞会。这十分无聊，但我还是要去，只不过要晚一点去。”⁴

B. A.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当时是莫斯科省总督，被邀请到他家去参加舞会是很大的荣幸。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于一月三十一日写道：“多尔戈鲁科夫昨天在舞会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客气。他叫人给他端来一把椅子，坐在我的旁边，谈了整整一个钟头，似乎他早就打算给我以特别的礼遇，这使我简直有点困惑不解。对塔尼娅他也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好象是想要安慰托尔斯泰，她补充道：“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昨天一点也不快乐，大概是太累了。”⁵

给自己的妹妹塔尼娅的信中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写到了萨马林家的舞会：“舞会好极了，晚宴，排场阔绰，好得无以复加。塔尼娅穿着粉红色薄绸连衣裙，上面有毛茸茸的玫瑰花，我穿紫色丝绒连衣裙，上面全是隐约的黄色蝴蝶花。后来是总督家的舞会，捷普洛夫家的晚会和戏，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枞树晚会。今天又是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家的舞会，我和塔尼娅要去参加。她有一件极好的用 *tulle illusion*^① 缝制的连衫裙，淡绿又接近天蓝的颜色，上面满是浅粉红的铃兰。明天将是奥博连斯基家的盛大舞会，又要跳舞。简直使我和塔尼娅连脚也站不稳了。”⁶

塔尼娅二十岁了！她青春焕发，充满活力。完全可以理解，那时候她对“爸爸的女学监”的平民化，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

① 法语：幻影纱。

活，即那种从事劳动和工作的生活，都不感兴趣。

而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过着朴素的生活——没有仆人和厨师，自己劈柴，向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皮匠学习缝制靴子。

一八八四年二月三日他写信给妻子：“我身体健康，能吃能睡。读读 Montaigne^①，乘雪橇无所事事地兜兜风，但很疲劳，边缝鞋子边思考，尽力不欺侮任何人。甚至不努力去做有益于别人的事，可是这样做十分困难，简直不可思议。今天工作了很久（做鞋子），在浴室里洗了澡，非常累。”⁷

他早晨写作，晚上读书。在八十年代这一段思想特别紧张的时期里，托尔斯泰读了大量的书：从马可·奥勒留^②，爱比克泰德^③，孔夫子和老子，到帕斯卡，蒙泰涅，帕克^④，爱默生^⑤。“我非常想编一本《读物汇编》，”他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四日写信给切尔特科夫。⁸

托尔斯泰继续劝说妻子改变他所仇视的奢侈、空虚的家庭生活，过简朴的、劳动的生活。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孩子们在无所事事中长大，甚至生活也不能自理，他们没有严肃的生活需求和浓厚的兴趣。“音乐，歌唱，闲谈……仿佛是狂欢暴饮之后的事！”他在三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写道。“十分苦恼，伤心，”他在三月三十一日写道。

① 法语：蒙泰涅（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② 马可·奥勒留·安东宁（121—180），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③ 爱比克泰德（约66—？），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④ 特奥多罗·帕克（1810—1860），美国神学者，一八四〇年他在杂志上发表了自由主义思想观点。

⑤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诗人和演说家。

托尔斯泰同妻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心灵的折腾是可怕的，不仅苦恼，痛苦，而且沉重，”他在五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就好象只有我一个人不是疯子，却住在由疯子管理的疯人院里，”他在五月二十八日写道。

而与此同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已将要生第九个孩子。她不愿意再有孩子，所以在怀孕一开始就竭尽全力要摆脱掉。无休止的生育，喂奶，生病，使她精疲力尽，损伤了她的神经。

这一年春天托尔斯泰常常想到离家出走。但是对妻子的爱（尽管有内心的分歧）和对孩子们的爱阻止了他。六月十七日夜里到十八日凌晨，托尔斯泰夫妇之间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吵。托尔斯泰忍耐不住，出走了，但想起妻子即将分娩，他改变了主意，又回家了。

“傍晚在屋子旁边割了一会儿草，”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农民来这儿谈庄园的事。后来去游泳。回来时精神很好，情绪愉快，可是突然间妻子开始为马而无理指责我，这些马我是不需要的，并且想处理掉。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觉得非常苦恼。我出走了，而且想永远走掉，但是她有孕在身，我只得从去图拉的半途中回来了。家里，留着大胡子的男人——我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正在玩牌。‘她在槌球戏场上，你看见了吗？’妹妹塔尼娅说。‘我根本不想看见她。’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躺在长沙发上，但由于痛苦而睡不着。唉，多么苦恼！不过我还是可怜她。两点多钟时，我刚刚睡着，她来了，叫醒了我，‘原谅我吧，我要生了，也许会死掉。’她上楼去了。分娩开始了——在家庭里最快乐、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竟象某种不必要的和苦恼的事情一样地过去了。雇来了一个奶妈给孩子喂奶。如果说有谁在安排我们生活中的事，那么我想要指责这个人。这是太痛苦，太残忍了。

对她太残忍了。我看到，她正在加快速度走向灭亡和痛苦——精神上的、可怕的痛苦。我在八点钟睡着了。十二点钟醒来。我坐起来把记得的东西写下来。哥哥从图拉来时，我生平第一次告诉了他关于自己处境的全部苦恼……”⁹

六月十八日，托尔斯泰家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为了向同意做她的教母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表示敬意，就给她取名为亚历山德拉。

这一天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唉，多么苦恼！不过我还是可怜她……我还是不能相信，她是完全的麻木不仁……我看到，她正在加快速度走向灭亡和痛苦——精神上的，可怕的痛苦……”“家里是无所事事，大吃大喝，仇视怨恨，”他在六月二十八日写道。¹⁰

在托尔斯泰这个时期的生活中，他内心进行的复杂的斗争是很难想象的。他寻找出路，但找不到。继续那种他认为是罪恶的生活——他又不能。但他觉得，他没有权利抛弃妻子和孩子。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合理的劝告。

“我不懂怎样才能使自己摆脱痛苦和使她摆脱灭亡，她正在向着灭亡飞驰，”他问自己。

“我没有走掉也无济于事。看来我免不了会这样做的。虽然我非常可怜孩子们。我越来越爱他们，怜惜他们了，”他在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四日写道。

托尔斯泰夫妇争吵的原因之一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坚决拒绝给自己刚生下的女孩喂奶，而是从邻村雇了一个健壮的胖女人安努什卡，她同时给萨莎^①·托尔斯泰娅和自己的婴

^① 萨莎是本书作者亚历山德拉的爱称。

儿喂奶。

“我们这里肉体方面的一切都很顺利，”托尔斯泰于六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切尔特科夫。“妻子生了个女孩。但这件喜事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件高兴的事了，因为妻子违背我明确表示的意见，我的意见是，雇佣奶妈让人家抛开自己的婴儿而给别人的孩子喂奶是最不人道、最不合理和反基督的行为，可是她还是毫无理由地雇佣了一个有着自己活着的婴儿的奶妈。这一切做得有点儿莫明其妙，好象是在梦中似的。我在克制着自己，但很艰难，我可怜妻子。”¹¹

接着，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

“可怜的我们，我们迷误到了何等程度啊。我家里现在人口很多——我的孩子和库兹明斯基家的孩子，我不能不为经常看到这种不道德的无所事事和大吃大喝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他们人这么多，全都这么大了，个个身体强壮。而同时我看见并且了解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全部农业劳动。可是他们在吃喝，把衣服、床单和房间弄脏。别人为他们做一切事，而他们不为任何人，甚至不为自己做任何事。而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我过去也这样觉得，我还在这种秩序中生活过。我现在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且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我感觉到，我对他们来说是个 trouble fête^①，但他们，我这样觉得，开始感到有点儿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了。常常有一些积极向上的交谈。不久前发生这样一件事：小女儿^②生病了，我去看她，我和女孩子们开始交谈，谁一整天里做了什么。大家都不好意思说，但都说了，还说了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后来，到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这样做了一次。

① 法语：令人扫兴的人。

② 即玛莎。——原注

我多么希望能吸引她们做这件事——每天晚上聚集在一起，讲述自己的一天和自己的过错！我觉得，这样做好极了，自然，如果这样做完全是自愿的话……”

两个女儿——讨人喜欢的塔尼娅和瘦弱的十三岁的玛莎——都已经敏感地倾听着父亲的意见。玛莎象父亲。同样有一双深陷的、聪明的、能看透人心的灰色眼睛，有宽阔的、聪明的前额和不好看的大嘴。这个纤细的、病态的、梳着小辫子的姑娘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特别是与塔尼娅相比，那就是：“可怜的小姑娘，她是多么难看，平淡……”玛莎自己好象感觉到这一点，总是不出头露面。她得不到母亲的宠爱。与她相差一岁的列夫，多病的安德留沙和塔尼娅则是母亲的宠儿。玛莎敏锐的眼睛经常停留在父亲身上，他的话，虽然有时候她并不完全理解，但都说到了她的心里。玛莎懂得很多，虽然大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以渴望着爱的全部身心怯生生地依恋着父亲。

家庭中的争吵常常会有一段平息的时候。致力于写作——研究和翻译四种福音书以及批判教条神学——的托尔斯泰就安下心来，并且尽可能地迁就家中的生活。

“我们住在乡下，”他于一八八四年十月三日写信给切尔特科夫，“我，妻子，两个女儿，三个小男孩和一个刚生下的女孩。如果我说，我们生活得很好——纯洁，和谐而且心里有上帝，那我是不会说错的。今年夏天我有过许多平静的欢乐，不过乐趣还很大。家里人都比较接近我。而我难以把感觉到这一点时的欢乐心情告诉您。看到人们心肠变软，抛弃过去的东西和承认真理，而且感到你自己是这一切的参与者——这样的欢乐我过去从未体验过。几个大儿子在莫斯科，所以按照老习惯我们大概也要去那儿。妻子说——二十号前后去。但在莫斯科的生活将

是另一种样子。关于上流社会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还是不能设想，我怎么能去。我感到我哪儿也不需要去……”¹²

十月二十三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从莫斯科写信给丈夫（他在全家去莫斯科后一个人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

“我看出来，你留在雅斯纳雅并不是为了进行那种被我奉为高于生活中一切的智力劳动，而是为了扮演某种鲁滨孙^①的角色。你打发走了阿德里安^②，他本来想住满一个月，你打发走了厨师，对他来说不白拿退休金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你将要一天到晚地做那不顺手的体力工作，这种工作即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是由年轻小伙子和妇女们做的。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与孩子们一起生活比较好些和有益些。当然，你会说，这样生活是根据你的信仰，你觉得这样好，那么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只能说：‘你享受吧，’可是我还是感到伤心，因为象你这样的智力用在劈柴，烧茶炊和缝靴子上面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一切作为休息和变换劳动形式是很好的，但是并不能作为自己的专业。”¹³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托尔斯泰向妻子阐述了不要管理人员，而是由他自己来经营雅斯纳雅·波良纳产业的打算。

……“我开始明白了，”他写道，“如果我认为真理和人们的法则的东西要在生活中确实成为法则，那么这只能通过我们富人和压迫者自觉地拒绝财富和暴力来实现，而这将不是突然地发生，而是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促使它实现。只有当我们自己经管自己的事情，主要的是，自己与为我们工作

① 鲁滨孙是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他单独一人在孤岛上度过了二十八年，一切生活条件都是通过劳动创造的。

② 马车夫的名字。

的人民打成一片，只有到那时，这个过程才能结束。”¹⁴

十月二十五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回信给他：“我自己也恰恰是这样想的，在尽管我们每年只住半年的庄园里，不亲自经营是问心有愧的，而且恰恰是对人民问心有愧。自己经营可以获得同样的收益，我认为可能更多些，而那丢失的、被偷走的、胡乱浪费掉的一切，都可以合理地分发和帮助人民，与他们分享。大家将相处得十分愉快——而雅斯纳雅过去的收益是如此之少，简直微不足道，而凭你的才能和智慧（只要你愿意）你是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办好的。好吧，如果这就是你往农村去的理由，那好极了，你就不会因为离开我们而感到难为情和寂寞了，你是为了事业，这事业本身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之源。——我是否理解了，我不知道，但我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给你回信。”¹⁵

托尔斯泰一家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进行着，有时候似乎一切都平静下来，他们可以住在一起而各走各的路了。也许，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这本来倒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孩子们的教养环境是托尔斯泰完全不能容忍的。正如他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所写的：

“写作没有进展，体力劳动几乎是无目的的，也就是说不是出于必需，同我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交往，乞丐来，我给他们几个铜板，他们就走了。在家里，当着我的面，在我的四周对孩子们进行着有系统的腐蚀，并往他们的脖子上挂磨盘。自然，我有错，但我不愿在您面前装出实际上不存在的平静。死我倒不怕，甚至还盼望死呢。但这样却很不好，这意味着，我失去了上帝赐给我的引导此生，并使之称心满意的指南针。我在彷徨，想死，打算逃走或者甚至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改变整个生活！”¹⁶

有时候，当他感到特别苦恼时，他就离家外出，通常是到雅